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珉校讀

序十一 雜類

吉安進士錄序

羅洪先

昔人有言名不必魁，魁不必名。蓋歎人品與科第不能盡相值也。我朝開科一百七十九年，吉安一郡舉進士者七百有九十人，可謂盛矣。而名人亦往往出於其間，有足為千百世之望者，豈非國家養士之效，輕重低昂之勢，不得不趨于此哉。雖然，謀畧如羅弘

文相業如楊文貞忠義如顏沛縣其他政事文學不可枚舉固又不盡以進士名也今進士所題姓名邑里官爵具在有視之而不知其人者此果何益于有無之數然此特言其無能而已其或集詬蒙穢使人羞與爲伍欲殊井疆不可得斯一之已甚又何以衆寡爲哉嘗聞藩臬有挾進士鄙闈帥者諸闈帥積不勝忿一日同謁文廟登禮殿指四配十哲像戲闈帥曰君識姓名否闈帥應聲曰某不讀書不識爲誰氏但聞皆非進士出身也戲者慚無以應嗚呼爲進士

者其毋爲此輩姍笑哉其思爲千百世之望也哉是本始吾邑學海鄧君續之爲廬陵同年華山曾君然多遺誤予爲增其年世里氏且補書改書及近科未入者凡若干人泗州魯軒常君以進士知吉水梓以傳今爲戶部主事

庚午江西武舉錄序

蔡懋德

崇禎三年十月，懋德不佞，獲從直指葉公于江右之武闈。集撫臺魏公素所訓練，鼓厲諸英，三試之，稽覈品第，更飭且毖。旣竣，事錄成例，應醮言簡末。古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懋德樸敝書生，未知文焉知武，將何以醮哉。追維去歲，視學于茲，是冬，闕入畿輔，烽火照甘泉，赤白囊至，心忤忤焉。每較一士，未嘗不願其人爲韓爲范以報上也。渡彭蠡，想見高皇帝神武，鼓鼙之聲，猶隱隱在驚濤怒浪間。當時鷹揚之佐，

強半南人、入章貢謁文成公祠、緬懷其人、若或見之、  
當時從公舉義者、非仕宦則生長于茲者耳、俯仰數  
十年來、侈見人文彬彬、至其一二熊羆之士、可以紆  
廟堂東顧之憂者、似猶未之見焉、夫天下豈無真才  
哉、或者世方晏熙、偷安參養、遂多苟且汨沒而不克  
自振也、彪虎之姿、降而習媵阿之態、干城之器、強而  
習儒雅之容、其黠者則又紆九天九地之心思、揣摩  
仕局、彌縫要路、平居謾曰、世適不用武耳、及其治軍  
而軍不整、臨邊而邊不固、以賊遺君父而恬不知愧、

則雖謂之無才可也、爾諸士生氣節之區、覘彼狐而  
媚虎而冠鼠而竄者、不泯然恥聞之耶、今騎射策論  
之試、誰不以爲未足得士、卽諸士亦誰不芻狗視之  
者、懋德考之前史、進士試法、歷代遞有損益、若武舉  
之起于唐長慶、沿于宋天聖、潤色于熙寧、與今日之  
制、若合符節、其視今而加詳重焉者、不過曰平射筒  
馬槍、曰試于殿廷、至尊親臨之而已、而當時爾公  
爾侯、皆起家其間、然則士負科目、科目何嘗負士哉、  
今者之役、直指公身親禦、急在同仇、與往年循故

事者迥異業以薪槲而進之當事者將執左券以課諸士亦願諸士執左券以自課無飾于名是塗羹之戲也無襲于套是刻舟之求也無溫其家而飢其師是反裘而負薪也無自恣而不戢士是縱虎而自衛也夫固有外其身而身全者身何足珍夫固有芥其家而起家者家何足戀爾不聞嘉靖間爾鄉有劉都督其人者乎破倭于淮于閩皆以少擊衆鎮蜀數年未嘗少失利身爲大帥嘗布袍先登此其人卽不五等爵姓名千古猶香耳高山大江景物如故豈無與若人代興者而猥曰南風不競非夫也諸士歸而求之有餘師哉考軒轅之圖不如近求之先達授白猿之術不如還訪之故家且皇上今日于猛士不可謂不急矣有能攘寇固圉通侯之爵非所惜也劉公之所未得焉知不自諸士得之諸士亦茂勉之矣

百家私記公字公虞號雲怡姑蘓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崇禎甲申二月賊陷平陽公守太原忽奉旨革任聽勸或勸公因此解任或移鎮侯代公不可遂誓衆死守城陷草遺疏自縊中軍應時盛隨死謚忠襄崇禎改元公提督江西學政日與諸生講究性命之學著管見臆測若干言大抵統良知合至誠而以發憤疑問深造自得爲階程其節義蓋有本

也。今年戊寅二月，不孝以謝弔至吳門，公嗣君九霞方炳錄公集見示，謹敢私登是序。

滕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湯顯祖

佐王之才常寬而取霸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時與地固然，寬之無宜以組，猶急之無宜以縵也。蓋昔桀紂之法胥亡，而亳鎬之法常在。伊萊旦奭之輔固得以從容而鋪德義，翺翔而登太平。及其時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風俗已成，如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之間，益可以休然而無事矣。幽平之後，先王雅頌之制衰廢無存，諸侯相攻并，敝者先亡，勢不得不急。法而治時，則霸才興焉。齊管仲、楚吳起、秦衛鞅三人者，

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畫一于經畧會計之意而急持之。歸于富強其國。曰誅殺不必則令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令不行雖有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如是者國貧。貧則事雖小不可舉。事雖小不可舉。則是與亡國同也。是故三人者急治其國而用以富強。如晉文公之霸晉。子產之存鄭。皆是也。後世諸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畧以用秦。至王荆公以用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霸者審勢。急可以趣治其國。不可以卒治天下。國狹我之所得。急爲天

下。大非吾之所得。急爲也。如以王公自治其縣。青苗固效。專之方岳。則均輸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邊郡。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所得爲也。是故舉天下而急爲之。安石不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爲之。趙仲一可以用滕。今且語天下以滕公之政。吾嘗以於越長上計過滕。時公上事一歲耳。大稔之後。人大相食。公爲乞漕粟。太府錢施其民。問公庾庫中無如也。徐起與吾北去。更三年而再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主籍者。約視其牘。積金乃至羨贏三千。穀踰六萬。予



明文抄註 卷四十二  
啞然而駭曰。是何興之暴也。主者曰。公所費。修治公  
私署堠。禮際惠振。收恤士民。爲民贖子婦所亡失。立  
芟舍牛種。以業流集者。復不在是。予益異之。移以富  
一國。又何國而不遂以富乎。退而謂滕人。公何以至  
此。對曰。凡田賦影避。盛則有所逋。而後期。公奮議度  
田。上下相傾動。恐惕不可。而公輒單騎從。所在父老  
行度之。名其田。有倨田而撓者。公故怒容。渥丹奮髯  
眉。相抵撓者。行避去。故壤則而賦平。不比而爭輸。羨  
若錢一錢以上。率以糶。故異羨而粟流。又公探民桑

柳有籍數。去縣十餘里。要人孺子。戲折其四五樹。圍  
捕之。償十五栽而止。罰必而先貴。故民不犯。所在賦  
飢人粥。治瑗河。皆獨身馳數十里。察視。曉夜暴露。不  
少休。故民無欺而不怨。衣褐食稗。而宮館馳傳。俎豆  
咏歌之節。必明以清。故民儉而有禮。語未卒。予憮然  
而歎曰。此霸才也。乃先公行。爲載其牘。長安。以示執  
政。張公。張公曰。此固當以節鉞。盡其任。幸少須。且以  
御史行邊。專屯田鹽筴。開塞之事。可也。已而事移官  
止。吏部郎。以廉梗。訐激。執政不可復容。罷官去。嗟夫

人有如此才能盡之于法而不為盡何也用非其才也今夫以貧弱之勝三年而暴富誠委之一二大鎮其行法益巨三年當不異勝富強之效所求于臣者重而所求乎人者輕然其終無亡敝之憂者固將曰天下已定風俗已成法雖有所緩失亦未見急之能為也嗟夫言治勝者異矣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才之時不幸而可悲然而予意之公雖進不得如管葛諸公主臣一心光贊盛業退猶免于吳起衛鞅刻厲之禍其亦幸而生王者之世矣

何仁仲奉使篇序

何喬遠

文詞之難莫難乎所在而得其情山林之詞宜幽行役之詞宜感邊關之詞宜壯廊廟之詞宜麗歲在癸巳天子以西夏之功奏郊廟頌天下宣示九邊仁仲用東宮僚屬與奉詔故其詞麗以莊仁仲所宣邊在薊遼二鎮鎧甲士馬肘腋神臯要害處也故其詞壯以適由二鎮歸楚返其家循魏徑鄴涉淇浮漳入于雲夢耳目之所經見故其詞感以悉家本安陸公子歲蕤藻翰好丘壑之致行則輶輪不廢于觀止則衡

泌得偃于游故其詞幽以冲嗚呼仁仲茲行其所得諸詩與其行記何諸情而協于理也當仁仲奉詔東北行時受事太宗伯過余署中其時玄冥陵陰雪霜在天予與仁仲對爐炭數大醕色不能赭予慊慊不能出國門送別呼劉之亂幾及一載天子賜劍繫帥卒憑赫斯晨御皇極門輦上午門樓見群臣受賀獻俘耀武面縛賊付西市礎斧鎖功在夏甘周徐間臣爲郎緩衣博帶安坐私家無能出一言附于凱歌撓鼓仁仲挾二蒼頭穿風霜宣威塞上車塵馬足數千

里捩冰龍呵凍穎隨其所嚮莫不適夫情好之所宜古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專對四方則貴在誦詩仁仲于茲行也使乎使乎

北... 時... 宗... 伯... 也... 余... 署... 中... 其... 時... 立... 其... 陵... 陰... 霜...  
在... 大... 子... 與... 仲... 對... 瞻... 良... 數... 人... 謂... 也... 不... 能... 精... 于... 憐... 憐... 不...  
能... 出... 國... 門... 遠... 別... 時... 別... 之... 亂... 也... 及... 載... 天... 子... 賜... 命... 擊... 節...  
... 門... 樓... 見... 稱... 贊... 贊... 贊...  
... 于... 茲... 亦... 出... 與... 平... 與... 平...  
古... 天... 登... 高... 滄... 海... 可... 為... 大... 夫... 專... 機... 四... 衣... 明... 貴... 亦... 歸... 詩... 二...  
皇... 烈... 水... 溢... 河... 東... 蘇... 韻... 其... 世... 濟... 莫... 不... 盛... 夫... 誰... 欲... 之... 世... 宜...

西洋朝貢典錄序

祝允明

西洋朝貢典錄者，所以敘海表列國之事，辨方域，列山川，計道里，陳土風，紀產育，述朝貢，以闡王化，錄建設以美使才，備國典之實錄，寄通覽之遐志者也。若昔先王乘龍守寶，則莫不重于輿乘，夏貢周方，涉筆聖作，史漢志地，粲在指掌，後史繼起，損益可知，大槩成于革代之士，撥當時之聞見，以附前典之同異，至于蒙古自夷據夏，號稱廣拓，然此西溟南漲，挺而不賓，我高皇帝出震行乾，威德邁古，率土來王，不貴遠

物太宗修文爰務通道始有剖符之命包茅之徵中  
人鄭和等飛星舶于天池耀皇華于鼇極然後章亥  
舊步載纏滕韞張騫異種倍收筐匭前後輶軒互形  
方策雖稱實錄猶未會通言而不文行之豈遠黃子  
勉之生于華文之區而遙攬恢詭之觀隱乎一尺之  
几而慮經六宇之濶游乎熙安之代而慕馳奔奏之  
辰間氣龐博時而出之握槩隨襟是有此作其爲書  
也法班馬敘國境所在風俗所殊法周官敘田畜法  
山海經敘山水鳥獸草木法禹貢敘貢物每一島末

起此一法乃有  
濛濛焉

復著論以該未盡事事有徵綱網有條信乎逐南左  
之良匠追卿雲而我儀者矣嗟夫斯今之世作者寂  
寥或辨性較禮附麗經師或獵瑣浮尖依稀文苑以  
子之器何不言譚五經富眩于軸豈其憇役于裔荒  
醜雜之形而似于下喬入幽之見也哉吾又悲夫  
得黃子之  
自寡也將其明發有懷思輔明王弘際  
天盤地之治思效使能以達尊華馭狄之策也思  
豁耳目以抒籠山絡海之氣也而重慨夫橫絕英雄  
徽纏于三場一試腐章屑句之條律曾不若奄尹儻

臣銜天言。蹈地維行。志吐氣以珠。珠珞如也。故去  
彼取此。裏糧躡屨。孤蹤千里。訪鞆人于海澨。諏黎老  
于蔀廬。閱七龍易七稟。而編始成。前史異今。置而弗  
溷。或涉疑舛。時議及之。以于西洋特詳。故題目云爾。  
其間演論。數右張旌。能無隱憂。豈徒騁藝。曩時太傅  
太原文恪。公嘗謂黃子中秘。亦無諸國風土之書。春  
官所掌。不過朝聘表章方物。聞有此撰。愛賞良深。而  
未矚其就。黃子不妄比人。上唯王公。下猥及我。今王  
公既沒。我當敘之。是故望英主。豔偉功。愛才猷。乘桴  
則典錄之用。是黃子之志也。

洋大篇与柳州興州江運諸記爭雄非貌有秦漢者可以也

鄭和即三寶太監

彼取此表... 其間演說... 頃與... 非願... 賀中丞... 自歲壬辰... 薦食朝鮮... 益徵師徒... 賦師整居... 上議宿師... 蠹賊不亟... 佐大司馬... 沮水陳師... 明文受讀

賀中丞... 于慎行

自歲壬辰以來島夷秀吉憑怙其險憐為封豕雄虺

薦食朝鮮之壤主臣播越請命于天詔遣文武大吏

益徵師徒架入其阻倭徒再北不支陽為請款陰濟

賦師整居海堧騷不可去必得三韓之宇而甘心焉

上議宿師有年請且寢罷上益赫然憑怒以是蕞爾

蠹賊不亟殄遏予何以子萬國乃命御史中丞萬公

佐大司馬邢公出討賜之節斧以行公既受詔馳渡

沮水陳師王庭傳檄四路將吏各殫乃心力鋪敦熊

麗之旅、致國之大罰、敢或不共命以干常刑、亦會  
倭渠秀吉伏天之誅、戎心方懈、望風而靡、乃使將軍  
一旡要其酋石曼扼諸泗川、使將軍貴蹠其酋清正  
棲之鳥山、使將軍縱騎其酋行長踏之栗林、使將軍  
璘呼餘皇而進、薄其水軍、躡之海上、殲焉、樂浪玄菟  
之間、廓然夷清、復爲完國、其主若臣庶、震服感悅、稽  
首稱萬歲、頌再造、恩上爲告廟薦勳、御明堂受捷、以  
策書命公晉爵右副都御史、賜之御府之幣、世延其  
賞、客有乘輅而過、以告于子、子曰、偉哉中丞之伐、

則信霍耀鴻龐、丕初未有之烈、于鑠盛哉、鄙人伏在  
藪澤、竊聞島夷之難、星紀欲周矣、變緯筦樞之佐、所  
爲周君衡決、借前箸而躊躇、擁旄建旆之臣、所爲鞅  
掌騷屑、從白羽而四、慷慨憂天下之士、所爲乾上  
頽而陳、遊談喜事之儔、所爲敝舌吻而議、皆是物也、  
聖上超然曠覽、毅然獨斷、盡格首鼠之謀、選乎有衆、  
得公而任之、遂使蜂屯蛇引之徒、靡于嶠夷之阻、鼉  
作鱐吞之衆、燼于海若之都、懸梟獍于藁街、築鯨鯢于  
狼望、此其殊尤絕迹、砰矜橫朗、繡青縷玉之簡、不能



鋪錫鬯銘鍾之酬無以槩矣客曰唯唯子慕公功未  
覩其大也夷之披猖而來豈爲滅貊高句驪彈丸土  
哉朝鮮旣食必軼而入遼海遼海旣踞必縑而入盧  
龍則憂在左輔矣爲左輔肩背勢不得無遼海爲遼  
海羽翮勢不得無朝鮮是故功懸絕域利歸都輦此  
其爲宗社之福與于子俛而惟曰客言似矣雖然徒  
大公功豈喻所以大哉夫鴻均之播萬品肖翹靡遺  
非慮而施也大親之咻孺嬰疴癢必應非利而仁也  
王者之覆華夷除其疾苦過其寇虐非有爲而爲也

故曰大德不德是以有德而以統壹之盛借唇齒于  
瑣尾之墟以太上一恩推便否于臣僕之國非所以  
爲號矣且自三代以降撻伐四夷代不絕書如漢建  
元之定朝鮮則納其地爲四郡唐顯慶之平百濟則  
納其地爲二府莫不因窮黷之威遂并吞之計惡有  
壇已墟之社城旣覆之隍取而不居爲而不有如今  
日之盛典而猶以利害商之何其狹也且揆諸情勢  
抑豈其然國家際天極地經緯萬里吳越閩廣之郊  
以海爲池與魚服之民共之倭從俘廓登陸如出寶

穴。誰。則。爲。藩。而。卒。就。殲。夷。靡。一。遺。育。卽。遼。左。盧。龍。之。塞。一。塊。垣。爾。東。胡。鮮。卑。鳴。笳。盈。耳。旃。裘。匝。地。又。誰。藩。之。而。自。受。溝。縲。羈。縻。至。今。也。奈。何。山。海。無。闕。之。險。九。泥。可。塞。而。一。以。屬。國。爲。藩。乎。彼。其。疾。痛。呼。天。何。音。之。擇。我。弘。字。小。之。宜。亦。安。得。不。借。聲。屏。翰。以。厲。士。心。其。實。未。必。然。也。聖。上。爲。華。共。主。寵。綏。四。方。亦。越。箕。封。之。國。世。在。懷。保。比。內。諸。侯。蠢。茲。島。夷。敢。爲。蠶。尾。以。螫。我。東。服。傷。鴻。明。之。化。故。不。憚。傾。庾。掃。境。拯。之。鼎。鬻。之。中。豈。有。較。計。哉。夫。患。切。同。舟。則。胡。越。明。其。一。體。關。

異。室。則。比。隣。重。于。纓。冠。此。人。情。也。而。于。此。施。不。報。之。恩。霈。無。心。之。澤。起。白。骨。而。肉。之。此。涿。鹿。之。征。讓。其。睚。煜。而。有。苗。之。格。謝。其。鏗。訇。矣。故。知。今。日。出。師。之。名。義。而。後。上。之。威。德。益。弘。明。上。之。威。德。而。後。公。之。勳。庸。益。大。子。何。算。其。渺。小。而。捐。夫。赫。赫。者。哉。客。聞。若。言。惘。然。告。遽。會。漁。陽。諸。道。大。夫。來。請。謁。賀。之。辭。因。次。所。與。客。語。以。塞。使。命。

先夫子曰于慎行號穀峰東阿人相神宗其文博  
瞻經世固是名家時露方板處

先夫子曰子慎行字無垢東阿人大學士詩文春

容宏麗

摹劇奉典引而詞必已出所以為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郡守父周蓮坡榮封序

王慎中

跡混而人殊庸者之所忽而智者之所明也今夫材不試于事而虛有其職之號食不及其祿而遙有其秩之寵上之人無所擇而畀之以為是其子若孫所得之職之秩而還以與其祖父無所費吾之器與名而可以為其人之榮也下之人不必量而受之以為是吾之子若孫所得之職之秩而推以及吾之為祖父者非有待于賢且能而可以安享乎上之賜也是今之所謂封官者也且夫不試于事而不食其祿者

豈必皆無能之人哉。蓋有懷藏道德重其身而不出，遺逸于世而不憫者矣。亦有挾長負奇屢干于時而不一遇，齟齬坎壈無所發憤而斂志以窮者矣。重其身者無所慕于外，非虛職遙秩所得而榮之也。斂志以窮者志在于効長見奇而不肯以虛職遙秩自榮為樂者也。然而上之人以是畀之，則不得辭，故有名之而不至，官之而不屈，而無有封之而不受者。是懷藏道德與挾長負奇之人苟有其子，若孫所得職秩推以及之，則無異于無能之人之所蒙者也。此非所

謂其跡混而非庸人之所能知者耶。吳郡崑山周蓮坡公，其子大禮君為興化府知府，天子嘉其久勞于外，善于持身謹法以仁其民也，優以褒典，授公以其子官以慰其子之勤，而且以為寵焉。于是公亦為興化府知府，尊于家，公之夫人晏氏尊為恭人，鄉人無不為公與夫人榮者。公方澹乎其深藏，冲乎其善下，守其履素之原而忘夫外來之益，重珪累組之華，其躬曾不加于草衣芟裳之陋，雕韞文茵之愉，其體不以易乎穴居石臥之顛，而漠然不知名寵之貴，錫貺

之羨也。豈非其志欲以有爲，不以虛得其職，秩爲榮而，其自樂之道，有不得而榮之者耶？雖然，所謂有道者，不敢過于自肆，而傲上之賜，有志者喜于繼之，有人而不必其身之自爲公，烏得無以爲榮乎哉？公之所以爲榮者，如是，是所以爲死于人，也。興化君之僚郡丞吳君節推章君嚴，事其長之賢，本其所自而幸其所蒙之盛也，欲有以贈公，而余爲之序如此，公其不以余爲庸人之知哉？其以余之言，謂有以明之哉。

### 三祀志序

鄒元標

我朝令甲，凡仕與隱，有聞于官與家者，並得祀瞽宗，示之勸法，至善也。而最後孝子慈孫，有力可憑，輒以祖父俎豆，諸名賢間業，以後裔爵，復以後裔賢，司教重鐸者，無骨可勝。又以俎豆貴人，祖父爲贊，輒請輒報，可不顧所安，卽公議廩若斧鉞亡問矣。于是諸沉修元夫，臨終戒子孫，裹足不入賢祠，感念良深，而始有以他祠爲重者，顧祀而至于數，識者悼之，往黃梅汪公刺吉時，覩祀必新建，乃歎曰：吉州新建未張頰。

時諸以學行著聞與濂洛分庭者有人今奈何言言  
良知乎于是鷺洲祀二程夫子外以恩江西昌二羅  
先生配曰學有兩派吾姑以兩羅先生爲濂洛餽羊  
行之數年新安吳無奇先生守吾吉觀鷺洲祀典端  
端以理學名曰濯濯鷺渚誰使宋家數百年宇宙拂  
而拭之至今是我信國文公公不以鷺渚爲湯沐也  
者諸先生寧安享謂公不聞道乎聖門四科未嘗以  
顏閔故廢言語政事文學且古有三不朽語謂何夫  
學者學之爲實用維世矯俗使人實受悒懣非以醜

空守寂騁虛見爲高也又必有所證驗非泛泛從大  
人遊分半席瞑目端拱矜莊嚴曰吾聞道也吉州人  
競耳傳妄撥動賢名實諸臣吾甚痛之于是搜國史  
邑乘宦于斯生長于斯衆著者得若干人人各爲傳  
一稟獨裁不虛美不隱瑕如古史義例間有欲得者  
公曰彼石可轉吾心不可奪有爲乃公得者在吾何  
敢卽都三事有遺議者公曰彼生有崇爵沒祀鄉賢  
足落彼事有公議在吾又何敢書成過文江謂鄒子  
當弁一言簡端余嘗有感于吾吉學術蔽人久矣計

新建自嘉靖間始盛行江西吾吉州前此班班名臣  
碩儒何都也而嘉靖年來稍稍息矣常求之不得其  
故由古我先輩沉深淳懋闇然躬修有言必篤有行  
必卓故麟麟稱盛最後言愈牘就愈下矣蹇蹇匪躬  
者曰不聞道屋漏無愧恥逐隊譚塵者曰蔽性此其  
言豈不膾炙爲學人士嚮然諸人自以之鞭後則可  
碌碌腐流長短人不可不然夫子于管仲一則曰如  
其仁如其仁于微箕比干曰三仁三仁豈今之譚說  
者駕夫子上之乎是說之溺人也浸人骨髓後生末

學惟以初入耳根者爲宗誰復敢昂首碧霄抉竅剖  
微與諸先輩一駁正也愚嘗謂良知如彼教家屠毒  
鼓可以生人可以殺人精于良知全體者可以生溺  
于良知偏見者可以死公之挽吾吉頽波橫議者力  
哉雖然祀瞽宗瞽宗重倖門闢安知雄俊勁特他日  
不以鷺洲爲瞽宗乎私也托之乎公顯貴也托之乎  
彰微黨紛也托之乎輿論子大夫良苦不佞有說以  
告夫人之不磨者精不朽者神齋明盛服洋洋陟降  
下上左右者何物哉誠不可掩也諸先生生前崎嶇

冷落鬱鬱冥冥故精神不以生存不以死亡一坏淨  
土供奉諸先生神遊不爲侈而又以力可憑不顧先  
人所安闖諸先生席次諸先生孤持者必望望而避  
是誠可掩夫子語欺余矣嗟乎吾安能必斯席無不  
速之客又安能必從來者有必勝之骨惟恃有千古  
真精神在昭映人耳目假者自假真者自真執爵童  
子惡得而掩諸吳使君志不必孤使君往世豈無心  
使君心守此懿章不墜者

桂林圖志敘

王宗沐

國家大一統盡有天地幬載之地而廣以西負湘楚  
連滇蜀際海滋而面屬交趾蓋一門戶也嘉靖庚戌  
余受命司教事茲土頗聞諸大夫學士與紀籍所載  
固謂盜劇民病若喉有癭必不可去而不敢不治心  
竊志之既而抵廣西居三歲餘徧按歷諸部時承乏  
兼署撫夷事始畧覩其端末大都必如昔所聞是肩  
終不可得息日也凡事之起其必有源而救之之術  
當圖其始今山間諸夷非有部曲號令若攻城野戰



之技也其所操持兵械非素淬礪犀鈔也其人皆衣  
食草木鳥言夷習卽狡非有智謀斷略也其所恃者  
山之險與易于合爾然其險可潛而奪而其合可駭  
而散也而率未能震讐而服之非惟不服而其勢更  
日熾而月長焉非夫謀之不素定而慮之有遺策與  
故嘗思之夫民繫有司是賴自有司之不得其職也  
則招徠之術寡賦于官者率不得其準而豪長隸書  
又從而蛆蠹其間以相倚伏一分之正嘗九其供力  
不能具則其勢至于棄妻子妻子棄則無復顧係而

輕去其里居與盜爲群矣一里之間一室而逃則其  
遺賦責償于留者彼九者是加其一也加之而逃者  
三四焉則將盡一里胥而遁矣夫貢戶有籍非不可  
覈也然有司不及按搖撼室縮不敢舉手彼其不純  
于夷者生長于深山大澤之中見輿皂則頭搶地其  
勢宜不敢控而惟爲魚肉之其憤不得平貧而挾憤  
其入于盜也所以仇吾民者豈有量哉比其告亟勢  
不得坐視然弋甲所指若焚燎焉首虜之多用兵之  
始謀也夫盜弱而豪嚙之盜強而豪私之比誅不當

罪殺有枉濫，彼其竄者之父子兄弟，不甘其心，而不直于官。大竄大聚，小竄小聚，官力方窮，則不得不出于招。招出于力之竭，則不以爲恩。其旁觀者固得執其詞以族其黨矣。夫夷雖獷，其好生惡死則同也。誠有以安之，可使爲編氓。今夷則已矣，又驅民而使爲盜，其山川虛實，皆民教之，已而加誅焉，則又不常其罪也。則誰爲畏且服哉？故兵之不可戢，與其動而或敗也，起于有司有司之失也。起于賦役而豪民隸書，又從而去其籍以舞其智，余之所謂謀之不素定而

慮之失策者此也。余嘗謂是爲廣右禦寇之長策，而戍堡屯營不與焉。間以語人，則有合不合。至總兵張侯方鎮桂林時，予嘗質之，則若石投水，莫予逆也。侯固鄉人，固熟知其道里情俗，又先後在鎮，凡十有五年，故所爲桂林圖志，首載地形沿革，縣里額賦之常，與夫兵戍消長之態，往事失得一覽若在目睫。侯嘗以智勇爲時名將，今且謝事而直以不忘桑梓爲是書，使按籍酌時鑿鑿，可見行事。嗟夫，民不激盜，賦不浚民，而于時猶狂而跳者，以兵加其頸，彼善有安生。

而惡有戮死也。雖賓之使盜，其將能耶？夫其技械智略，本不足與敵，驅而納之湯火之中，以爲功焉，而不問其罪之由，然則夫乃仁人之所痛與？故談兵者行陣擊刺，非所以語大將。大將者不戰而可收成功，侯言得售，廣右里戶婦子，迄有寧宇，且朝廷亦不厯南顧。若按是圖，悉籌其山林沮澤道路，扼其險要，潛襲攻圍，若禽獮而草薶之，則余所謂痛焉，而于策爲後也。憂時者其倘有擇乎？

○百猿圖序

此宜入元文

戴良

右顏輝所畫百猿圖一卷，所以圖猿之爲狀，凡百數。兩臂掛樹仰而斜立者一，蹲而背視者一，戲而群折樹上葉，亦或引水欲飲，纍纍如貫珠者五。左手扳蘿，右手反掬飛瀑者一，兩手鈎樹上行，復相攜俯摘石上草者三。高懸如蹴踘者一，揚臂相顧者二。坐而爲子斃蝨者一，困臥樹者一，或嘯或墜，或蹲或懸，或俯或仰者六。首戴子者一，聯臂下取澗中泉者三。群游岩前，獨樹宛轉，相顧盼者九。衍衍大樹上呼號，食息

者四、竄身叢竹上下相追逐者十有二、往來引子者三、掛子欲墮者二、匿身樹陰者二、擁子者一、抱樹相向者二、躑躅枯枿者五、蔽窺榛莽者四、怒相擊喜相戲者十、舉手嚇飛鳶者二、寒相附者二、凡猿之大者一百有四、黑者七十八、黃者二十六、其子之戴者負者、行者立者、陟者降者、癢搔背者、舒臂群呼者、坐母首者、驚附母懷者、走挾母腋者、任母背者、倚母捫蝨者、跳躑岩下樹者、出沒崖壁隱隱如蒼鼠者、亦皆曲盡可喜而可愕、凡猿之小者二十有一、黑者十六、黃

者五、而大小之數通百二十有五焉、至正季歲予附海舟南還、至四明館、人夏叔宜兄弟出此圖以示予、于是重有所感矣、嗟乎、猿之與猴、其形相近也、其舉動相若也、然猿之性類乎仁、遇稼穡不踐踏、見小草木必環之以行、木實未熟則守之、猴之爲性則反是、反是則幾于暴矣、猿多產于四川、而猴莫盛夫東海、予居東海萬山中、厭猴之暴而慕夫猿之仁也、常抗巨海抵淄水、登太山以望巫峽、遡川陝、將求猿之所、在而寓目焉、然道路阻絕不果也、及還四明、乃得是

圖而觀之。能不有慨乎。遂從叔宜假之。留月餘。叔宜請予題其上。故爲計其形狀與其數而歸之。且懼觀者之不審也。或至目猿以爲猴。因并著其外。同而內異者如此。柔兆敦牂之歲。長月朔日記。

此以猿比元。以猴比明。此時元尚有四川而明之發跡在東海。故云。

前半西子昌黎書記

元世待民之寬遠。過於有明。而運祚延促。懸絕則五法紀不立。故也。讀此文可見當日遺民捲舌故國之思。

徐進善三命辯序

蘇伯衡

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包括天下古今生人之命。蓋昉于虛中。夫造化之妙。其變莫測。雖聖人有所不能知。而欲以有限之數。推無窮之命。誠矣難乎矣。雖然。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礴于三十萬八千里之外。而曆家測候。以三尺之箭。五斗之瓶。而不能逃。此與人之生于兩間。十二紀。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之內。往者過。來者續。而星翁包括之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而不能外。則何以異。殆

亦未可遽以二者多寡之懸絕而詆之也。其四柱同其賢愚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貴賤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修短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休咎異者有之。存乎世運焉爾。存乎地域焉爾。存乎氣候焉爾。存乎稟賦焉爾。否泰理亂升降消長。此之謂世運。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之謂地域。一時離爲八刻。一刻離爲初中末。此之謂氣候。受形之初胎氣所鍾。此之謂稟賦。稟賦有厚薄。氣候有早晚。地域有南北。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別南北之辨。審早晚之節。權厚薄之

等。以斷賢愚貴賤修短休咎之方。此談命者之所以徵也。豈惟四柱哉。豈惟四柱哉。原性讀書而邃于方技。進善之論如彼。余之說如此。原性其亦能折衷之也夫。

進善之命。六謂四柱。而命運不盡符者。殆莫知其所以然。

得此序擴之。而談命家乃言之。又言矣。今此書刻於天津。

運司符或祥部上無此序

亦未可遽以二者多寡之懸絕而詆之也。其四柱同其賢愚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貴賤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修短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休咎異者有之。存乎世運焉爾。存乎地域焉爾。存乎氣候焉爾。存乎稟賦焉爾。否泰理亂升降消長。此之謂世運。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之謂地域。一時離爲八刻。一刻離爲初中末。此之謂氣候。受形之初胎氣所鍾。此之謂稟賦。稟賦有厚薄。氣候有早晚。地域有南北。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別南北之辨。審早晚之節。權厚薄之也。夫。

進善之命。此謂四柱同。而命運不盡符者。殆莫知其所以然。得此序擴之。而談命家之言。又玄矣。今此書刻於天津。運司將東都。無此序。

此夫

卦數善之備收於余之籍收此則其亦猶世吏之  
燿也豈非四卦造豈非四卦造則其籍書而綴于式  
幸以適賢愚貴顯於世本各之式此猶命者之視

雪心賦句解序

胡翰

相地之書蓋無出郭氏葬經者矣然班固藝文志已  
有形法家相地與相人書並列疑葬經雖出郭氏而  
郭氏實不足以與此豈先秦之緒餘乎今考其文精  
深雅奧誠有至理而不出于乘生氣之一言唐曾楊  
諸君子蓋得其說而行之驗矣後之陋於術者心目  
不逮古人乃相與鬪合為天星卦例諸說舍形勢而  
論方位其義淺其詞俚故其學之易入而其行之易  
售也夫執羅經而以卦例格地以天星論水合則吉



否則凶。如是則人可爲會楊，而何取于生氣之乘。使孝子慈孫陷其親之遺體于水泉蟲蟻之患，而不自覺，甚可憫也。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甚矣術之不可不慎，而擇之不可不審也。聽于庸醫而闕其親之生年，與聽于陋術而危其親之遺體，其爲不慈不孝均也。先少保襄毅公之喪，朝廷特遣使者賜葬南山之原，四方術者川滄雲集，言人人殊，大約多以天星卦例爲說。其誦葬經者，蓋不能以句，而何望其踵會楊之故步哉。獨吾郡謝昌子期，專以葬經

爲主，旁通儒書，尤究心于文公及蔡西山父子之說。於天星卦例，則深絕之。其爲人，扞穴率有證佐，非出於揣摩臆度之爲。庶幾如妙於醫者之用鍼，巧於射者之中鵠也。然陋於術者，反從其後，訾且壞之。孝子慈孫亦從而惑之。蓋世之真質不分，往往類此。非至明者，不能用其人。非至健者，不能聽其決也。子期以唐卜則魏雪心賦，專祖郭氏，註者亂其彙次，而失其肯綮。因句爲之解，譌者以正，晦者以明，誠足以祛積習之謬說，而大有益于世之慈孝者矣。予竊因之，有

感焉。世之號儒者，舍聖經賢傳而從事乎詞章，此之庸醫舍素難而執方書，陋於術者舍堊經而瀾倒乎天星卦例之說，其失一道也。然則使子期而服儒之服，專致力乎儒者之學，吾黨之士或當愧之。此予所以三復其書而不能已於言也。

○送日者丁鳳序

劉繪

支干相重，窮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此有盡之數。人生所植，遂可以言命乎？予謂此乃人生所感之氣，然也。元命變化之神，超然形在上，恐未可執而求焉。天地之氣，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行各有陰陽，則十干十二支所生也。氤氳雜揉，流行晝夜，而人生遇之，其間刑合盛衰，可以積算，以生尅制化爲官印祿馬，亦自然之配，中爲福，偏爲禍，成格爲福，非格爲禍，乃論氣之純駁爾。故星家之談多驗，蓋察于氣机之際，其

說不可廢也。人之生與萬物同。物生于七十二候。非其候。生者不存。活其由人力薰蒸灌溉。非其時。存活則意味俱逆。而不暢達。非所得之正氣。然爾今支干之重有數。天下之生無數。其八字全同者。千萬中不一二見。比其布散分列。條貫森然。弗亂雜。非有神物司之乎。夫可推者氣也。命不可推也。若紂爲王。西伯爲囚。顏淵夭。盜跖壽。其謂長平坑卒。南陽貴士者。命也。唯上智能察也。丁生善談五星。迺與之語。

趙仲一先天數說序

文翔鳳

道之不明。蓋亦不能無憾。宋諸儒氏焉。讀二程張子朱子書。咸言人無常住之精神。後天而存。如草木然。神與形盡矣。是不然。有始者有終。無始者無終。形有始。故終。性始乎終乎。如有形。始有性。形盡而性滅。是人之生爲行肉。倘太白之詩所謂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者耶。先天而來曰性。盡性則命斯立。命性也。如鑛之爲金。不復鑛也。故知性知天。曰知道。而諸大儒之論性與天道。頗不稽。至邵子則了然於天人死

生之說矣。予友趙仲一三十載於性命之學，有契者也。世止推其人於功業氣節行中，弗知其性命之學印於家夫子者。如南車指而定四方，直遠契邵康節氏焉。頃寄我以所著先天數，讀之喟息曰：趙先生聞性與天道者，與其言曰有形者有數，無形者無數，天地雖大亦形也，故可以數推。又曰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又曰太極真性，豈有劫數。聖人復起，此言不易。予嘗欲爲家夫子天經注腳，得此說無所置舌矣。有技數有理數，世儒擠邵子於火珠洞極之流，曰數學。

宋儒止有此翁了然於道，而人不達。邵子以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盡天地之一周，而指其周流於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之間者曰先天，以天根月窟三十六宮盡乾坤之一周，而指其周流於三十六宮之間者曰春，先天者性，性仁而已矣。春也者仁乎大哉。春乎吾與天地萬物共之者乎。夫何元會運世之有。以有數者經世，以無數者弄丸。先天其有數乎。數而繫之先天，吾與天地游於數之中，而盡先天之性，則不爲數控也。予著太微首之以大略道先天，籌之

以壞道元會運世，故獨解趙先生之說。

仲一之論，卽佛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

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之論也。宋儒之論理氣亦是

此說，但宋儒言神與形俱盡，則與理在氣先之說

自相違背，不如佛說之一貫也。百家私記文翔鳳

曆庚戌進士官光祿少卿其學以事天  
字天瑞三水人萬  
爲極則力排西來之教著太極以翼易

宗譜序

鄭滿

譜之作尙矣。國有史，郡縣有志，家有譜，一也。自遠古

以來，上自帝王，下及氓庶，凡著姓顯氏，雖歷千萬年，

其世次族屬，可得而考者，以載籍之傳也。况譜之作，

先王所以聯屬其民，使知宗系之所自，支派之所別，

愛親敬長之念，敦睦姻恤之風，自不可已者，皆譜之

助也。吾族之來遠矣，卽今族屬五百餘，人皆淳厚，

以耕讀爲業，不知其他。永樂初年，變於鬱攸，因失故

譜，蓋自明字行以下，悉能知之，而忘其始祖之行，

與其所由來，故譜不敢妄作也。善淳二世兄弟子姓既多，且家勢饒足，人亦奇偉特達，拱廷伯祖始以儒業顯，其後奕葉相繼，子弟斌斌，雅飭遠近，莫不稱慕。先從伯父廉十提舉府君，屢嘗竊歎失譜，然未暇作也。寧陽尹廷用兄，寧德尹仁卿兄，豐城尹廷器兄，長沙郡守姪本弘，屢欲修譜，皆以源流未明，輒不敢舉。世傳始祖出自鄭幼麟之裔，分居灌江，欲往求其源，予深思之，武襄不祖梁公，後世以爲有見，載籍所記，凡諸姓氏皆自古侯王之裔，其後子孫式微，或傳或

絕，忘其祖之所自者多矣。故修德累行，代有其人，則其宗系愈遠而愈顯，倘子孫不修厥德，則湮微衰颯，至有以譜鬻諸人者，然則吾族之顯不顯，傳不傳，奚必遠引其祖爲哉！思祖先之開創，世世修德行道，以永吾族之傳可也。譜成，願吾宗人思之曰：木本水源，同出一派，毋胡越其心，薦恩愛，崇禮讓，相任恤，以厚吾之族，族豈有不昌者。有明正德丙寅歲誤。

譜序最難出新，此只閒閒淡淡一叙，卻極淳朴。是宋元有支派文字。

其宗系愈遠而愈真自一系之...  
蘇志其斷之退自昔多矣對於蘇果行外育其人

墨苑序

焦竑

上古典策以竹挺染漆而書，迨魏晉所用，則延安石液之類，無近世所謂墨也。陸雲與兄書，登三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十斤是已。沈存中帥鄜延，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而中原近無此物。有唐始立墨官，以上黨松心為佳，故易水祖氏為最著。江南奚超父子獨步古今，亦易水產也。然名存而物不可見矣。後世潘谷張遇常，即翁彥卿之流，代不乏人。如葉世英造仁壽宮墨，葉邦憲造復古殿墨，劉士

元造緝熙殿墨，執冠時流，名徹補辰，抑何盛也。明興作者莫踰新安，而羅氏益有聞。然墨之色澤臭味，以天質勝，而以金珠龍麝雜之，譬諸高材勝人而生綺紈之家，寧不損其韻度哉。頃日增雕飾以塗人之耳目，而物料精好，又非羅比。雖馳譽一時，不足貴也。程鴻臚君彥博雅能詩文，而心解和膠點漆之法，自謂古人所未及。近以數十九與墨死遺余，嘗一再試之。輕乾黝黑，入研無聲，蓋備墨之衆美，而體製精妙，種種擅奇，至今人應接不暇。豈世之所艷在是，雖君有

不得而盡廢者耶。昔常和鬻墨少室，取其贏劍三清殿，而不以自給。潘谷墨既精美，而口不二價。士或不持錢以求，無多寡與之。此其人品要有過人者，而後能不朽于世。相傳和墨歲久，鋒可截紙。至子遇不爲五百歲名，而減膠售俗，稅日以下，噫孰謂一隄糜之細而可苟也哉。君房豪爽磊落之才，不究於用，而一寓其奇於此，宜其非常墨所能彷彿也。余於交戟內嘗識君，尋余柄鑿於世，君亦投劾南歸，以四詩贊余金陵，蓋崎嶇患難之餘，而得相講於紙墨文字之



適亦足樂矣。濱行以此編屬余爲敘，聊述余之所感而歸之。

琴譜敘

鄭以偉

古今聖於琴稱稽中散矣。其言曰：琴瑟之體，聞遠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聲，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靜聽而心間也。嗟乎！不佞猛心人耳，惡乎知琴乎哉！雖然，居恒善病，謂導養神氣，宣滌性情，琴德最優，欲隨時一玩，若勿習也。居長安數從蕭君遊，蕭君杖不挂一錢，而一琴三十年，每過我便鼓一曲，隱几聽之，則觸挽如意，美音載興，抑按藏摧，秘弄忽發，其悲悽則澤畔被放也，其流唳則鴻聲蘆

中也其雜然驟至萬騎集也其清虛澹宕騎玄鶴而俯視也其紆以和鄒生之律而哨以峻高山墜石也伎至此乎不知夙病之去體已一日出譜請不佞文敘之不佞曰子譜曲乎則古曲之亡如夢游太平引亡論卽師襄七十二調八十九曲子期百二十曲五百八十弄二十八調及蔡中郎所稱青雀別鶴飲馬長城楚曲明光俱不可攷他若履霜掇蜂大道小游平陵狡兔亦多湮沒蓋絕而不傳者非獨一廣陵散也世所傳惟毛詩五曲十三操九引蔡氏五弄間什

一顧一聲師能終數耳是可譜者世共傳而其不傳者又無從譜也子譜音平則正宮之絃二十九絲按以左大指升以右食指者黃鐘也少宮之絃四十五絲按以左大指升以右食指者大呂也商絃五十四絲按以左大指剔以右食指者太簇也角絃六十三絲按以左大指剔以右食指者夾鐘也徵絃七十二絲按以左無名指勾以右中指者姑洗也羽絃八十絲按以左中指剔以右中指者仲呂也正羽絃九十絲按以左中指剔以右中指者蕤賓也而林鐘同

仲呂重剝夷則同姑洗南呂同夾鐘無射同太簇應  
鐘同大呂重勾此古音之凡也今大琴宮絃二百四  
十綸中琴宮絃二百六十綸以次降而小琴袖琴各  
以次降亦一替師能終數耳夫酌絲之數而發之以  
手音從出焉謂音在手指當自鳴若出乎絲何事摘  
搜如從虛來應爲鈞天若附於耳耳非繁絲此數者  
皆非也音果安在是其妙者不可譜而其譜者又非  
妙也子惡乎譜琴君曰雍門之譜尚矣顧吾傳之師  
而知其有不可亂者吾取不亂者譜之凡若干篇雖

與古譜間有同異要之商之白雪扣角漪蘭玄鶴宜  
隱士羽之雉朝飛佩蘭宜黃士黃鐘之大雅宮意之  
修禊宜德士不獨音不奪倫亦且調從所好今太和  
在字寧無五士者沈觀予譜而知其解者哉其于古  
樂豈曰少夫傳藥方者不必善釀也而釀之所從  
出茲亦琴之藥方也已矣不佞曰唯唯君勉矣第世  
譜宮意有鶴舞洞天今無之而益之以陽春廣寒商  
意有殘形八公今無之而益之以霜猿嘯月角意有  
子游凌虛今無之而益之以蒼梧徵意有南董霜夜

鴻今無之而益之以醉漁唱晚羽調有烏夜啼玉樹  
臨風今無之而益之以漢宮秋惟商角二調如故而  
蕤賓淒涼差有增損豈門師之異歟抑亦闕疑之意  
也譜在負奇聽者自知之不佞卽非其人乎將結廬  
於廬山飛瀑之間冥心息念而後聽子琴

先夫子日以偉字子器江右上饒人相烈皇拙於  
稟擬其靈山藏集喜用僻書雜博而乏本領

酒壽序

朱安流

夫脩禮敦好協義洽情匪酒莫之歡也弁側山頽昏  
漚戕生匪令莫之約也陶然醺然游衍酣暢匪閒莫  
之適也是文雅佚豫實造物之固靳生人之厚享也  
不有雋偉之士難攄磊落之懷嘗試揆之通顯者有  
大饗大射送往勞來之宴皆執法在前三爵是矩爾  
乃尊卑匪齊南北異地鮮有同心兼愛以和樂也隱  
遯者僻處山林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斗酒自勞旣翁  
兄弟復聚比鄰醉後耳熱仰天鳴嗚然而茅茨土苴

鼓腹擊壤，非有衣冠文談之美觀也。雖竹林之飲，違遠世故，放情方外，乃以道污時艱，托此而逃焉。惟我先君南山公，以宗親而值唐虞之盛，祿贍豐腆，而無簿書之鞅掌，法禁疎濶，得遂詩酒以夷猶。性樂名飲，嘗書醉鄉記，酒德頌於壁，謂人曰：「此雖荒唐玩世之言，然其旨趣玄遠，千載而下，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祛蓬慮而息塵機也。」因扁其亭曰「俯觀」，取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萍之義。仍書一聯云：「夢裏遊三島，酣中失二豪。」其曾次曠達如此，喜與林下諸君子遊。

欵洽言蘭，交諧伐木。易曰：「由豫大有得。」公其有焉。如梁之通人，水南田公，杏山谷公之謝政歸也。與公夙期宿協，意氣相翊。玄解冥筌，惜陰行樂，時稱爲飲中三達。而西原薛考功自毫寄以將進酒之作，樂三公之志也。公復彙韻人佳士，結怡情社，登高作賦，述宴興懷，杯斝纔傾，雲烟落紙，其樂何如也。嘗見昔人以名士殊姜，製爲酒牌之令者，公曰：「昔賢豈可唱名驅使哉，不如用詩。」有一觴一詠之義，乃取唐宋詩人七言絕句五十篇，有關於飲宴者，復闡系其旨爲飲酒。

之目以淇園之竹爲五十籌書之注于一簡命賓探  
取而飲能使觴酌不滑進止有序卓哉觴政之佳令  
也逮公暮齒商訂耆宿爲老景會蓋公自少及老每  
酒闌宴罷頽然醉歸丰儀爽朗虬髯竟尺飄飄颺颺  
鄉人歆美而指之曰此太平人物也未有浹辰不飲  
者垂五十餘年嘉靖癸亥我公謝世未幾而章程漸  
嚴凡元宵燈火賓筵伎樂皆有禁防宗人祿入又復  
裁抑皆嗟咨無復曩之優游矣梁臺雪月宋苑鶯花  
亦寥落而減容色矣吁可勝歎哉茲將酒籌彙爲一  
同懷之感焉

先夫子曰安汎號小山明之宗室也嘗游空同  
之門于鱗明卿過梁每相酬和弇洲謂其能酌獻  
吉豪雄之響而調柔之但才小不及耳今觀其春  
草齋集文從字順不染習氣不嫌才小也

董君玉几印章敘

鄭以偉

結繩邈矣，雨粟以還，科斗之變凡五，篆一變而籀也，周以訓童，而孔壁異矣，籀再變而斯也，秦以紀功，而大篆失矣，斯三變而八分與隸也，上谷下邳，用其捷而古書破矣，八分隸四變而章草也，史游用其放，而八分隸體散矣，章草五變而行也，德昇用其狎，而正書剝矣，大抵改莊而佚，易煩為便，至於行草書出，而大小篆益廢，於今可見蟲書之蹟者，僅鐘鼎之款識，而世又不用，州郡印文，略用斯篆，而大篆終成烏有。

惟於私記中往往存篆，然而不識於甄鄧所云六書之繆篆者何如。况於保氏之教乎。嗚呼難言哉。蓋偃師之槃，延陵之墓篆，柏復之刻，徇邑之銘，余不得而見之矣。山鏡家出，苦不盡覩。恒摹石鼓文，卽甄司空所謂奇字，而李斯采之以爲小篆者，半已不可讀。存者若昌黎集中快劍砍斷生蛟鼉而已。登焦山見龐鼎，龐者高也。云是畢公分邑鼎，爲周物，識復古雅，又不及摹以歸。癸丑長安偕薛天谷，詣祕書董君玉几所，見君所鐫公卿大夫私記，上至宸章小璽，精工神

駿，殆不復論，而其刻畫象形，必古篆是師。雖間出已意，尚方天篆有十二疊者，而大致不殊。鐘鼎不苟以已變古，使人讀之，猶可見大小篆之遺焉。於私記中見鐘鼎文於鐘鼎中，見籀斯迹，斯亦所謂存十百於一二者也。嗚呼奇矣。抑余謂鐫之難工者三焉。好篆者漢莫如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響，又成臯一印，令從白下羊，丞從四下羊，尉從白下入入下羊，非制，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識者非之，謂伏無外響，臯不從羊，夫以援在漢尚爾，况今去



漢又若干年邪童習白粉况不習乎故博學難字形  
正矣然篆與他書異有以有折有正有轉有遶有圍  
有到取有反取有向背取有近取有加取減取有微  
加減取有上下中取有方圓取有曲直取有離合從  
橫取有順逆內外中間取若積柴然疎密空狹不若  
他書之嫵媚當使如空中有物物中有空也位置失  
宜不作毡裘氣乎故堆埤難凡他書筆可喻手手可  
喻心而刀非筆也它書可以如印印泥而削刷不能  
如筆從手是以兔鋒易透紙背而撥鐙莫施金石也

故用刀難君當萬曆初及與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  
黎惟敬吳明卿游明卿偶書一添字君曰忝下從心  
從水者非明卿以爲一字師祕府舊印文有難解者  
詔輒問君君恭釋以進儕輩無能易者咸服其博雅  
而運字有法鼓刀有神卽吾丘衍不能過固宜其獨  
擅一時也歟余嘗謂十指間有不壞色身殆君之謂  
矣雖然君徧交諸貴人耻事竿摩貧日西食澹如也  
長安策一蹇馬歸閉戶焚香誦法華金剛諸經似一  
切欲空諸所有者諺云天不以識字爲賢智安知君

不一切空之哉。會君求言於余，余多病，願作跋題河  
外人姑一爲之濡弗，又未始不爽然思結繩之治，君  
名鳳元，爵里在明卿序中。

潘方凱墨序

顧起元

新都潘方凱負趨然拔俗之韻，游精竹素，弱冠卽以  
詩長其社中，其先世名谷者，以善墨稱于宋元祐間。  
君故諳其遺法，又有感于今之墨，驚名而遺實者衆  
也，思以盡墨之道，闢如韋館以作之，旣成而砥古今  
譜記之所稱，度毋以喻勝者，薄游金陵，出以示余而  
問序焉。余嘗謂釋名有言，墨晦墨也，以黑爲質，故字  
之曰玄，世不務工其質，而假宿于文，于是假龍麝麝  
臍以益其香，假金箔珠屑以助其色，假龍文月團香

璧鳥玦以昭其象，假九子五劍天關，玄中以侈其名。假刃可截楮鋒，可削木，置之水中，三年不壞，以神其造。夫是五者，乃墨之所以致用，豈所以盡墨哉？所貴墨者，黝如漆，輕如雲，清如水，暈如嵐，香如燒，好之體不五蘊而馨，光如玄妻之鬢髮，不膏沐而鑿，若是卽王迪之膠，陳惟達之松，李廷珪之丸，質任自然，固已超踰麋上谷，而据其勝矣。不然，令入紙易渝，泚筆易滯，徂暑易潤，凌寒易解，卽蘇合搜烟如明昌，雙角龍文如彥衡，麝香入劑如張遇，摩挲有味，點染無功，將

墨非墨，何論玄又玄哉？善乎方凱之自序也。臍腦多則欬質，吾取其芬，屑箔多則蝕色，吾取其華，烟用獨草則不堅，吾取諸交莖，用漆則燄死，用稀則氣滯，吾取諸阿與廣，用牛之革及麋之角，製之之法難工，不工雖麟鳳龜龍無所用，余三復其言，犁然有當于心。取其墨試之，嚮所稱六善者，無一不合，甚矣方凱能盡墨之道，而有得于斥名尊實之義也。昔蘇長公贈潘谷詩，魚胞熟萬杵，犀角蟠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遙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方凱所作，固已似

之後世有如長公者，能不謂潘氏代有墨仙哉。余又嘗戲謂今人者，墨手之必先厭其香，是嗅墨者見錯以金珠，輒什襲而藏之，是賈墨者博采群象，弄之以爲佳，是相墨者不辨其品第，以名使括，是聽墨者，咤李氏之入水不渝，蘇氏之堅如玉石，以爲奇，是瘞墨者，無當于其質與用，而矜矜然，謬賞度之，寧不爲易水家兒所笑。方凱能用墨而工于墨，故超然獨盡其理，又舉其法以示方來。托諸副墨之子，彼有稱昔言善易者，不論易，讀方凱墨序，當罰飲墨水一斗矣。

贈筆生張蒙序

孫作

昌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遺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卽以常筆與之。旣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爲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穎輩首被趙文

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于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爲善大抵巖石斗絕其兔下上犇突舉身之力皆聚于毫至八九月霜降竹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毛愈勁宣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于用意之妙鋒齊不難而腰強爲難鋒齊者類不能強腰強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強余雖不善書然秘識其故而以知韋說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于爲筆不在馮穎之下徙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艤舟岸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雖淞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辯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余言時方次能書未暇也後余還淞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歎識者之稀也

贈江伶序

侯方域

江生吳人也。以歌依宋君于雪苑。先是沙隨有郭使君者，官常州刺史，攜江生與其侶十餘人以歸。余識使君，使君每讌余，則出江生度曲。秀外惠中，丰骨珊瑚發清商之音，冷然善也。未幾爲睢陽武衛馮將軍所留，已而復歸于郭。又未幾卒歸宋君。江生嘗告余曰：身羈旅也，不幸以歌曲事人，實願始終一主，而朝章華之館，暮虎祁之宮，非其志也。主人不能有也，宋君者，今相國介弟也，乃獨能有之。日設酒食，召賓客。

以自娛樂。慷慨豁達，不爲擺靛態，可謂達矣。余因有感于雪苑盛時，烏衣朱桁，門第相望。當時亦有相國沈氏，其族如儀部君謨，尤以文采自命，爲豪舉。輦千金三吳，招呼伎樂如江生者，皆衣輕紈，歌子夜，暇則鳴珂走馬，富貴兒競而效之。南隣北壁，鐘鼓不絕。如此者，遂歷三紀。識者以爲雪苑風氣，于是盡矣。侈極而衰，固其所也。無何，果爲寇所破，向之門第相望者，或存寡婦弱兒，或遂展轉滅沒，不知其姓氏。嗚乎！轉瞬間，相懸絕者，何止如江生一輩也。有老伶吳清者，

嘗遶事沈相，國家年六十餘，鬚髯白如絲，貧無依倚，乃爲陳將軍教其十許歲歌兒，以糊口。能言吾郡神宗間最盛時事，謂江生晚出雪苑，向日之歌者，皆以散去，惜未得見江生。江生亦不幸而未見，夫梨園全隊人，擅白雪，每發一聲，則纏頭之贈金錢，委積滿。老矣，當時身所親歷，至今猶數數夢見之。每言則嗚咽泣下，沾襟不止。余更徵諸長老，清之言信然。旣夙有感于中，而江生之來自吳，又識之獨先。然則江生雖少，固余之何哉也。屬酒酣，乃爲之序，而顧謂宋君曰：人

生貴行樂耳。公真達者矣。天下固多不遇而遇，遇而不遇。江生江生，苟精一技，亦可以成名。高岸成谷，深谷為陵，卽秉燭刻陰，豈足以當老伶之一泣也。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一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百家校讀

序十二 題跋

書魏志後

張燮

莊叟有云：侯之門仁義存，以其國而竊之，并與其仁義而竊之。三復斯語，令人浩歎。余謂此非上人矯飾，四海人心不覺當下潛移，亦非下人黨護，萬世人心不覺轉相擁戴。若曹氏當漢播遷，挾主制命，竟移邪金之鼎，吾輩翻軼至此，未有不指阿瞞而唾其面者。



令憑几告之曰有能盡殲當塗之族俾子孫無復遺類不鼓掌稱快哉更閱至魏數傳而我輩心仍屬魏矣諸王置鄴有司關察不得交通咸爲短氣若高貴鄉公之變無不欲斷賈克之頭而鞭成濟之尸者令又憑几告之曰有能盡殲典午之族俾子孫無復遺類不鼓掌稱快哉更閱至晉數傳而吾輩心仍屬晉矣衮冕蒙塵六官含醜故有心人所代爲歔歔而不自禁者也吾一人之身耳虛其中評隲千古事非有私意輕低昂也乃翻三史而肝腸爲之三變何其無

特操乎然則讀高貴鄉公時曷不追數之曰是先人嘗賊漢者天故假手於晉爲漢報讐也而心竟不爾仁義存故也讀懷愍時曷不追數之曰是先人嘗賊魏者天故假手于胡爲魏報讐也而心竟不爾仁義存故也大抵竊命不諧如新莽桓玄天之所奪終成僞朝若稍能永世延及苗裔便爲山川百神之主第見帝統所在不覺屬心耳此念最真支吾自難然晉明帝聞上世創業及高貴鄉公事便歎祚安得長此又竊國者之炯戒可不慎哉

先夫子曰張燮字紹和漳州舉人其文波瀾壯潤而佐以色澤萬曆間一作手也

議論絕佳惜雜以小說家屑而節之便完美矣

觀朱溫之刃出於背覺與安慶緒之殺祿山史朝義之殺思明無異蓋皆禽獸視之不知其為父子大猶新莽桓元不成其篡者

也我

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始從後唐所僞追正之曰朱庶人而齊  
以逆定溫公之通鑑師淵之綱目皆如燬火矣

### 書昌黎集後

王格

退之于載之文雄也自有退之而世之推而尊之者至矣何假于余言爲重耶而余于退之則有深悲其見拙而不能不爲之辨者焉夫自東漢以來學者習爲綺麗之文代相祖襲浸淫至于南北朝極矣唐興餘風未泯上以此求士下以此自媒淪于心骨而莫覺其非蓋八百有餘歲而後得退之退之生于流離孤獨之中非有師說訓授及糾禁示之趨避也一旦起而矯正之今觀其文大抵忤時背俗與唐人若異

代然者。雖衆共非笑。而所持益堅。以卒抵于成。其原道原性。原人佛骨表諸篇。雖辭旨所極。未必盡合世儒銖兩揣摩之嚴。然大要尊孔氏。非異端。挾斯世而反之于經。自孟子後一人而已。楊雄王通之流。未足多也。而又氣韻豪勁。才力卓犖。凡事之所當言。與心之所欲言。一經其手。輒指切如在目前。而縱橫曲直。輕重疾徐。隨所向而皆得如意。真若與神遇而莫測其心源之所起者。此退之之所以爲能。而世人之瞠乎其後。蓋以此也。當退之時。人已尊仰之矣。及末歟。

陽永叔蘇明允父子相與表章而退之之名遂益大顯于世。歷元逮我國初。曾未有訾之者。弘治正德間。海內無事。人文勃鬱。遂至異論紛囂。訕嗤前古。而退之亦不幸而與其擯棄之中。至詢所慕尚。則動以六經左國秦漢六朝爲言。如退之之輩。直鄙俚之置度外爾。於戲爲此者。其亦知退之莫能深乎。夫以退之之才。豈不足方駕古昔者。色色而雕刻之。種種而模擬之。不求其精神。而惟取其形似。在退之當更能耳。然而退之。必不爲此者。恥蹈襲之不足爲。而欲自爲。

其家也。夫恥蹈襲而欲自爲之，則凡今之所誇以爲高而欲陵轢退之者，迺退之所羞道而不爲者耳。而何以服退之之心乎？且退之于古人之文，所以包舉而採掇之，亦不遺餘力矣。特其繩墨所到，心匠由已，力能融貫之，而不見其迹耳。故余以爲退之學古而不泥于古，如今人則直謂之古矣。此所以異也。使退之而亦如今人之爲，捕風逐塊，而不能有所自立，則何以驚動千古，而其言至于今不廢耶？昔宋之中葉，其文亦過于艱深，若劉焯輩所爲是已。歐陽永叔從而排斥之，以歸于雅馴，而復乎退之之舊。故後世言文者，每以宋爲準的焉。則永叔之功，于是爲大也。嗟乎！今之時，亦必有永叔者，而後其頽波可止。余非其人，也。然所見如此，不敢以不盡。又安知世不有由吾之說，憐退之而寬假之者乎？夫使退之而果見寬假，則其于爲文也，亦必有所折衷矣。

已悉何李之弊

私記格字汝化京山人嘉靖丙戌庶常爲永嘉所惡出知永新縣世

宗甫巡至衛輝行宮火時汝化爲河南僉事分巡河北遠杖削籍隆慶初起太僕少卿致仕年九十四嘗遇道人得吐納服食之術楚人傳爲神仙云

韓昌黎逸事

孫奭

昌黎韓退之爲裴晉公行軍司馬所奏記淮西事宜  
淡中肯要其後蔡功成亦多如公言蔡功之成以李  
愬爲第一愬用降人自唐州文城壘以夜入蔡州得  
元濟天下奇其功而不知退之已先有是謀且欲提  
兵自效請於晉公而不獲故愬得專其功焉按皇甫  
持正爲文公神道碑載公以御史中丞司彰義軍討  
元濟出關趨汴說都統弘弘悅用命遂至郟城審賊  
勢虛實請節度使裴度曰某願領精兵千人取元濟



P7

度不聽居數日李愬自文城早行無人擒賊以獻遂  
平蔡方三軍之士爲先生恨又李習之爲公行狀亦  
云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  
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闚道以入  
必擒元濟是時度聽許則功必成功成而武夫悍將  
自此不敢輕儒生爲無用惜哉其不果也元濟旣擒  
公得布衣柏耆與語奇之遂白度曰淮西滅王承宗  
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辨士奉書明禍福以招彼必  
服度然之公口占爲丞相書使柏耆袖至鎮州承宗

書小畜傳後

孫奭

予讀王黃州小畜集其間有薦丁謂書曰進士丁謂  
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師六經汎羣史而斥乎諸子其  
文類韓柳詩類杜甫其性孤特而行介潔斯聖朝之  
遺賢也王公當五代之餘士不知學而公以文章自  
振拔又其前朝漢暮周世不知忠孝爲何事而公以  
直節立于有道之朝卒三黜以死東坡先生所爲咸  
平以來獨爲名臣如不幸而處于衆邪之間安危之  
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

破膽裂者是矣公之賢如此以公之賢其稱謂又如  
此則謂所樹立者當如何而謂顧險詖奸諂與忠良  
作讐敵附會天書不齒於清議使人考之史而疑王  
公之言爲妄也嗟乎公豈妄言者當謂未遇時思有  
以自見則亦廉其操束身砥行瑰瑋其文辭以表異  
於世不詭不隨誠端人也方其自愛亦豈自意晚節  
之不振抑至爾耶利欲汨于心富貴之是圖旣患得  
而患失則決隄潰防齋然波靡耳已自知不爲正類  
所許遂顯與爲仇而排且陷之唯力是視于是王公

爲失言夫修之于家而壞之於當途黽勉于貧賤而  
喪敗于富貴旣生平之可惜而知已亦受失言之稱  
由今觀之富貴何在顧小人之名不復可煎洗然則  
輕重得失于此畧可見矣而崇禎以來名公碩士譚  
忠孝廣聲氣文章風節矯矯可愛畏者一旦神京陸  
沉不能自引決  
以陷于大戮數之不一數也

至今讀其文憶其譚論聖賢不是過而大節一墮無  
復可重豈不惜哉吾每一思之惋悵終日因念王公  
逢盛世值明主而以直節不容於朝要之公于生死



富貴輕重得失之間講之已熟是以三黜而不悔至

如謂者公以好賢樂善之故急稱其人焉謂自得之

而自失之為可惜耳言之不符何損乎自注竇儂字日章竇儀弟

有操行為開封府判官嘗面斥賈琰之佞見知于太宗初在涇州與丁顯同官顯子謂方幼儂言其

必大任以女妻之儂能面斥賈琰而不能逆知丁謂之姦邪事與王元之類故并誌之然則謂不易

也知

### 讀北門詩

孫慎行

蓋嘗誦北門詩而深歎古人之知天也夫身為大夫

少肯營取何不得而至以終貧窶委之天非也居身

尺幅立朝法度天實有制不可違也故曰天實為之

即艱亦非貧窶之謂也國家有盛世之人材有季世

之人材盛世人材不沾沾以廉節見而于世無所不

可為季世人材即軒軒以廉節見而于事尚有所不

可為苟有懷瑾之志必多獨秀之摧而讒毀多途幹

畧一無伸于天下其為艱也不亦甚乎而又安望世

之我知乎。若徒以終貧窶爲莫知艱，是則陋而已矣。至王事政事，悉加之身，室人推謫，亦不復顧。此之任與不任，似宜可以自主。而又曰：天實爲之，蓋賢者處治則爲雍容博大，爲協恭和衷；處亂則爲慷慨激烈，爲獨勞盡瘁。予常以漢之君宗，卽古之元凱；宋之儒學，卽古之臯夔。人才未必大相遠，勢所摧激，不得不然。真天之爲也。君子出身殉職，矯情違利，困于身必益于國，縱不益于國，未必不大益于名教。正所以順天不違，北門慙慙，聖人錄之，蓋萬世處衰季者極則。不然，當末世而以盛世之人才自託，欲令坦易不見艱難，欲令浮沈可免負擔，則將容容後福如胡廣輩所爲，君子謂之逆天而已矣。

之勢終莫可以致天下而其律已之嚴猶足以垂範于天下來世，使天下後世之人仁雖不獲以濟時而

之我知乎。若徒以終貧窶爲莫知艱，是則陋而已矣。至王事政事，悉加之身，室人摧謫，亦不復顧。此之任與不任，似宜可以自主。而又曰：天實爲之。蓋賢者處治則爲雍容博大，爲協恭和衷；處亂則爲慷慨激烈，爲獨勞盡瘁。予常以漢之君宗，卽古之元凱；宋之儒學，卽古之臯夔。人才未必大相遠，勢所摧激，不得不然。真天之爲也。君子出身殉職，矯情違利，困于身必益于國，縱不益于國，未必不大益于名教。正所以順天不違，北門慙憂，聖人錄之。蓋萬世處衰季者，極則不然。當季世而以盛世之人才自託，欲令坦易不見艱難，欲令浮沈可免負擔，則將容容後福如胡廣輩所爲。君子謂之逆天而已矣。

汎爲昏于黯之蔽天而日矣

賤糶於今弊必何良負讎限殊容容必鄙收貼黃  
下以益世之人木自指燈令世是不良

讀劉靜修文集

趙時春

經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興者興起于位也以行道也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容其身也非持祿苟容也揚雄美新文劉因渡江賦不可謂之默楊時許衡吳澄之貴顯不可謂之容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于公山佛肸之名其欲往者救時之仁也其所以存心也旣而卒不往者律已之嚴也其所衛道者也聖人度其仁之勢終莫可以致天下而其律已之嚴猶足以垂範于天下來世使天下後世之人仁雖不獲以濟時而

義猶足以周身，亦不害其爲仁也。是數子者，不先嚴于律已，而苟徇于濟時，又以其旣行不售之學，而擬諸聖人欲往不往之心，此其所以陷于不韙而不自知也。與夫是數子者，所謂學爲聖人之道，而老焉者也。世徒見其學聖人之道，遂從而學之，而不知其老則其于聖人之道，又益遠矣。姦人知其有隙之可乘也，遂以富貴利達之實附之，乎急于濟時之虛名，以欺乎世而濟其私，是乃治亂安危之所係，非一人之進退是非而已也。故辯之不可以不早。

跋蕭奇士宣平勸農圖

羅洪先

詩有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古者自天子達于諸侯，卿大夫，非農事無郊行也。然卽其茇舍觀之，輿馬僕從之不繁，供億饋勞之不備，雖無所考，可逆而知矣。宋之守令，署銜必書勸農，則猶餼羊之意，而今制大誥諸篇，所爲規警，何其懇且切也。余自知事以來，接諸大夫甚多，問及土俗者，則鮮矣。况肯以身勞阡陌哉。或以他漫行，行越俗，則里正訟門戶，驩呼集器什，謹候積夜達旦不休。至則鉦鼓旌旗，舟車

若蝟田野人素不識官府咸驚走奔竄懼衝突爲罪  
所過禾黍蹂敗雞犬蕭然以不速去爲憾於乎無變  
今俗雖鄉置田畷日歌爾頌何益乎常聞周文襄巡  
蘇州攜一老隸裹數日糧乘羸馬往來田間相水道  
餓則就饁者易食日且暮投古寺宿明日令老隸自  
炊且食食已徑乘馬去以是盡得民隱而治行稱最  
今去文襄固非三代之遼邈也而俗已頓異如此可  
怪也吾邑蕭君奇士令宣平嘗春行勸農人卽異之  
至有繪圖以頌者夫天下之事習則忘異則傳蕭君  
特稍舉其職耳而宣平遂有所傳又可怪也使天下  
皆文襄則蕭君必無此圖使天下皆召伯則文襄之  
事應不復傳傳者衆則行者益寡吾是以邑邑矣雖  
然稍舉職而民頌之則知不能舉而加戕焉者民之  
怨咨未嘗忘也知頌已矣又爲之圖極其聲容之盛  
以張大其事而懷怨嗟者不過誹于腹議于巷而已  
矣未有數犯訕上之誅以白其狀者是何治民者之  
處其薄而民之自處以厚也蕭君文襄同里人與余  
爲故交其存此圖蓋將以自警而余于蕭君未嘗以

俗言昵也故因事而爲之規

跋空同先生集後

朱曰藩

君子之學無所倚之謂聖是故中正和平言出爲經  
尼父不可尚已孟氏而下吾未見其無所倚也倚者  
何德未及化必藉于氣以揮霍其言大其事功耳軻  
之言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七篇之中大抵皆是氣  
之揮霍也其視中正和平者有間矣先友空同李公  
以奇材卓識在弘治正德間倡爲古文力追秦漢一  
掃近代汙襲委靡之弊有集若干卷傳布宇內讀者  
謂若有物馮藉其間景駭響振使人不敢以褻玩何

也。蓋由公平日毅然以節義自任，特立抗疏，詆外家，  
迕巨璫，三入豸徃，瀕死卒不死，以其孤憤洩爲文章，  
結體包宇內，捶字入秋毫，道麗爾雅，動高前式。當其  
自信時，雖宋蘇軾、唐韓愈，薄不爲也。公之文謂有所  
倚，非耶？公固一代間氣哉。公歿，新學聿起，病公者曰：  
節義血氣耳。文自韓、歐、蘇氏以來，已有定式，何必摹  
擬秦漢惜哉。李氏子乃不聞吾聖人之道而死，噫，嗟  
嗟，無所倚之謂聖，空同之文有所倚者也。子所謂不  
聞道者也。卽摹擬宜也。子聖人也，亦規規于韓、歐、蘇  
氏，操其關鍵，尋其節奏，獵其情采，每一篇出，曰：此韓  
文，此歐陽文，此東坡，海外文無乃亦有所倚哉？推是  
心與摹擬奏漢者，何以異？石亭陳公曰：當此末法之  
日，出世者便要據獅子，呵阿難，罵迦葉，做一程佛子，  
奈之何？予曰：佛固好做，但恐只是魔得其便，飛精附  
人，假汝說法，汝終不是到地釋迦耳。相與一笑。或曰：  
到地釋迦如何？曰：無所倚之謂聖。

百家私記曰：藩字子价，寶應人，應登之子。  
也。嘉靖甲戌進士，由部郎出知九江府。

稍留空同以爲人相讓，自古而然，空同豈必也。摹擬割



竊其法其意實為摹擬曾王之慎中祗人而作

書鄱陽洪氏泉志後

沈懋孝

泉法始于燧人以輕重為天下黃帝始創十二銖其  
文見封禪書至秦漢乃盛行亦代有沿革梁顧烜始  
志其事唐封演宋金光襲董道之徒從而廣之至鄱  
陽洪遵氏乃始總論其凡焉博攷紀傳下逮稗官以  
及士大夫家藏古文者如太昊少昊神農氏之金數  
百種參合準定為書十五卷凡正用之錢七十五偽  
用之錢四十二年代不詳之錢三十四刀布之品三  
十七外徼烏戈安息諸國之錢八十五異品之錢三

十二神品之錢三十二天品之錢五莫不圖寫摹劂、  
辨別肉好載述年代、詳厥體制、與夫銖兩分寸小大、  
方圓輕重厚薄之異等、蓋古來泉志亦略具此矣、遐  
沂皇黃、邇沿近代、徧行中土、旁及要荒、莫不范冶五  
金、均徹萬用、彼富勢之囊、充物鉅億、至貫朽而不可  
較、市販村兒、衣襦把握、間卽有數文、亦不可以一啖  
而充、果然之腸、此人世所以賴之、若性生也、子長記  
貨殖、晉史論孔方、關天下通塞、生死之權、幾與太上、  
並亦旣洞世故而徹人情矣、神龜地馬、浩浩乎行天

壤、通八隅、舉世受其播弄、驅使唯日之不足、無飽  
煖之娛、聲色之好、常操托一世人之命、而密握其樞、  
吁、何爲其然乎、誰識所以不然乎、意者金于五行、孕  
土而孳、水土浩穰、無垠水汪洋、無涯、金之東轉、土受  
其富、金之西轉、水助其流、大鈞且由以出入、曾是天  
下國家之出入、而不由之乎、若夫荆楚歲時、記言牽  
牛、婺女、天帝貸之、天錢三萬、久負不還、被驅營室之  
中、而北落果有天錢十星、洞冥記、言漢武升望月臺、  
上帝遣青衣神童、遺以鯨文大錢各五枚、寘之懷中、

其言詭譎若不可信。然神理不測，天府自有天錢也。亦未可知。史稱秦時宮中雨金，皆作龜文。此又何說也。譚子之言曰：文蛤含珠，一線揚光，神龍奮甲而來，爭金丹九轉，紫泥不固，百神騰空而吸去。豈獨人間此物亦通天府。余問之宋司馬言：帥師搃三韓業已復國，再勝會有傳玄陽真人使青鳥啣來百戰神符者，幾欲拜受之矣。而叅佐謂天上多官府，紫薇禁近，約得百萬錢爲謝，神符乃可用。其時軍前止餉金五萬，尚不能支，再戰，此謝直無從出，遂再拜檄還之。曾不數日，乃失利于碧蹄。此則現前已事，若可知。若不可知，又余所難論也。嗚呼！世之大人君子，如首陽抗瑋節，關西畏獨知，則此君之威焰必滅，不邇殖者如商王不顧視者，如莘相，則此君之黨構必散。吾輩迂豎儒，執此如皎日，何必瑣瑣稱烏倮，灑削女懷清之屬，感憤嬉詈，搖弄其筆端哉！排金入紫，自昔而有之。故敘泉志。

題鍊雪齋詩文

張寧

陸羽茶所載原法具備其品第烹瀹節候有似神仙  
家鍛鍊之法至所辨用水必地之幽曠乳石漫流遠  
隔淳浸者是尚與陶穀烹雪意類雪本和氣嚴凝不  
由地方宛有真味迨醫所謂上池之水于茶絕宜合  
羽法與穀事而風致益高此鍊雪名齋之本意也冊  
中作者皆鉤深道遠脫略故常有雕炙之論甚哉鄉  
先輩之奇于文也因竊歎漢唐之時文猶爾雅公府  
而下士大夫居室妄自標榜者絕少爲之文者亦惟

紀敘其實而華之以論議耳。不專以名言相夸也。由宋及元。人不古若。凡里居林屋山園池飯。甚者置一器物。繪一樹石。皆巧有名稱。以相矜侈。爲之文者。一切依題竝號。固已淺近。况有立異以爲說。鑿空以爲高。徇俗以爲好。爭奇競妍。擬非其倫。以相遷就。其上者。不過莊惠之流。而下焉者。益蔑如也。于紀載之實。何有。噫。淳朴既散。巧僞日滋。民之居處飲食。亦不能不眩于名實。况文與行哉。此冊有圖有說。有題詠。皆爲崇德陸景宣作。爲海昌沈景暉所得。噫。距洪武至。于今僅百年。跡其詞翰。又非今日可及矣。顧瞻遺文。益增浩歎也。

紀敘其實而華之以論議耳。不專以名言相夸也。由宋及元。人不古若。凡里居林屋山園池飯。甚者置一器物。繪一樹石。皆巧有名稱。以相矜侈。爲之文者。一切依題竝號。固已淺近。况有立異以爲說。鑿空以爲高。徇俗以爲好。爭奇競妍。擬非其倫。以相遷就。其上者。不過莊惠之流。而下焉者。益蕪如也。于紀載之實。何有。噫。淳朴既散。巧僞日滋。民之居處飲食。亦不能不眩于名實。况文與行哉。此冊有圖有說。有題詠。皆爲崇德陸景宣作。爲海昌沈景暉所得。噫。距洪武至。于今僅百年。跡其詞翰。又非今日可及矣。顧瞻遺文。益增浩歎也。

益曾告燠止

于今數百年想其隨傳又非今日可及矣

○ 跋劉司空同年會卷

錢謙益

成弘之際、吾鄉吳文定李文安諸公在長安有三同  
五同之會、賦詩繪像、至今流傳人間、以爲美談、其所  
謂同者、蓋同榜同鄉同官同甲子之類也、當是時、朝  
野恬熙、士大夫仕宦不出都門、雍容館閣、邸舍中皆  
有佳園別館、朝罷經過、飲酒分韻、以相虞樂、其流風  
餘韻、至今猶可想見也、今年丁丑、劉大司空敬仲與  
其同榜五人、俱在請室中、敬仲手書絹素、以紀其事、  
而屬余識其後、夫敬仲之所謂同者、同榜同繫、二同

而已與夫先朝之三同五同殆不可同日而語矣杜  
子美之詩云空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豈  
不可爲三歎哉吾旋觀諸公或拮据河渠或執掌國  
計或僇力疆場或諷議臺省皆奉公憂國有古勞人  
志士之風在園土之中搶首交臂桔杵相向者其人  
材卓犖如此則夫紆朱拖紫高議雲臺之上者又豈  
不有什百于此者乎詩云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又云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請室中之人才觀之則今天  
下動稱乏才或非篤論也嘉靖庚戌 薄城下徐文

貞趙文肅建議請用廢臣蕭豹廢將周尚文等天下  
多故阨塞磊落之奇材不容于廟堂而掩沒于狴犴  
之間則此中固亦人才之淵藪爲工師匠石者固未  
可過而不視歟余觀諸公多感時惜別留連光景之  
語故書此以振其朝氣并以告世之爲文貞文肅者  
也時崇禎十年七月十日



題葛成冊頁

鄭鄭

余往聞吳民擊稅璫事，葛成爲倡，已復挺身就獄，以故無所波累。心高其義，後聞成且死，爲神江湖間，甚著靈爽。今年介陳眉公徵君書來，則成固未死也。促見之，令說擊璫事，猶烈烈氣盈眉宇間。語未旣，潛然而泣，問其故，曰：徵君爲我字餘生，此餘生者，神宗皇帝之所與也。吳門三日而亂定，所格殺稅官十六七人，吾矢以隻身當之神宗皇帝，終難吾一死，縲紲十年而得出，今退耕于野，又若而年矣。後吾二十有八

年而復有顏佩章五人擊殺緹騎之事。熹宗皇帝未之知而開府已奉璫意立膏藁街。吾非爲吾泣爲五人也。余曰若知神宗之所以不死若乎豈獨寬仁浩蕩抑固有深意所以折中官之萌而作天下忠憤之氣也。故萬曆之治垂衣久而不亂。後五人雖死。今上皇帝聖明初服無闕。抑弗彰五人之墓。且巍巍與要離塚相望。夫烈士舉事亦顧有當而已。豈可以生死分幸不幸哉。君一舉而稅虐遂減。所全生靈無算。五人再舉而緹騎中懾。所全于士紳無算。君分必死而

神宗皇帝生之五人。業安于死。而今上皇帝死而人之。吾以知我國家忠義之報永永未有艾也。成拱手曰命之矣。雖然吾願此忠義之脉常留于薦紳先生而不見于閭里。則吾儕小人幸甚。余媿其言遂書之以告凡爲薦紳先生者。

宋赫澄葛道人傳畧葛道人崑山人當今上二十二年海內晏安輔臣有慕神仙不死之術者思服食空青于是諷詞臣爲鑿山採金之說著之館課而不逞之徒遂以開礦請天子下之輔臣輔臣從

中決策于是命錦衣官校董其事居無何而宵人  
言利者復以權稅請天子又可其奏以貂璫易官  
校貂璫率人面肉覩因招狙獍與俱于是潞河權  
張燧遼權高淮楚權某淮泗權陳增維楊權魯寶  
齊魯權馬堂所在分布四海歌行路難江南全越  
轄孫司禮龍龍故掌浙直尚衣歲辛丑大稜五關  
之稅日縮龍抵吳會稽有司議覈漏稅彌縫之會  
參隨黃建節者通吳中無賴湯莘徐成等二十餘  
人乘覈稅之令嗾稅使令民間一杼月稅三環姑

蘇達道凡六門水關者三二十二人將分據之無  
貨不征更議羅綺非奉司禮篆籍不得私貿尅日  
開征市人洶洶遂期于六月三日詛玄妙觀名曰  
團行明日不呼而集者萬人踪建節所在至覓渡  
橋建節方據胡床指揮左右阻檣遏販而萬聲同  
呼飛礮中建節腦腦裂復擊殺徐成等數人還擁  
入市火攻湯莘等家卽欲據關網市利者也先是  
鄉紳丁給貲莘等市奇貨媚司禮約事成百倍酬  
丁故丁亦焚焉萬人不持寸刃遇金帛悉投火中

有掠物者、隨擠之火、張空拳往來、惟罪人是計、四民寢食不驚、歡聲沸溢、當是時事起、倉卒姑蘇守暨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爲誰、卒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人解散、越八日、忽有壯夫袒肩播蕉扇突衆而出、長揖太守朱前曰、余爲葛成、請戮成以伸國法、餘人乞置勿問、太守驚愕、遂以名聞之、藩司巡撫曹方欲得罪人、亟以成名上聞、然事起月之初弦、道人尚屠崑山、七日闔變、始偕其兄入郡觀奇事、不覺爲義所激、挺然以應上官之求、實

非戎首也、道人旣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吳民感其義、無不流涕、咸稱謂葛將軍、擬其死而爲神、鏤畫圖賚之、吳中名士張幼于爲文、率士民生祭、復作書致丁紳及當事、祈寬之、時有作蕉扇記譏丁、丁疑出幼于、夜遣盜踰垣刺殺幼于、復沉盜以滅口、道人羈獄十餘年、歷多官訊鞫、以義聲久聞、共爲曲全得釋、當楚寺被逐、陳增投環、土意猶未弛也、及衆討建節、始驚詫曰、三吳亦復騷動耶、嗣後遂不復遣而礦採亦竟絕跡、一夫語難、萬里帖

席厥績不矣。私記先夫子曰葛成今同葬五人  
之墓以其氣類相似此文當與張天  
如五人墓記  
同立一碑

書地理鶴岡况君卷

唐順之

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  
聞者驟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  
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  
吉人凶人悲人喜人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  
吉凶悲喜一繫于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  
何也人情嘗喜希覬乎其所不可必而嘗揣摩乎其  
所不可知而術家憑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或信巧  
發而奇中操希覬之心與揣摩之見而叩之憑鬼神

之人而投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之深也諸家之中其尤熾者曰堪輿其指畫天地支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吾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水脉以寧死者而贊慈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鬼蔭之說也自茲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葬以待吉地與吉日致其人而不免于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齒非有山崩水齧而好數徙之甚者豫章饒歛之間盜地以葬往往至于殺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懼其

不爲祥而爲孽也夫儒者之論殃慶歸之積善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而謂既朽之骨叢禍叢福若呼谷而響答焉其亦未必然歟鶴岡况君精于術而能奇中者也曩余葬母實藉于君然余之藉君非其吉凶禍福之謂也君間嘗請文于余嗚呼挾君之術以游于世其有不能奔走乎其人而其人悲喜有不惟君之爲聽者歟然則余言何能輕重君耶君如有意乎余言也則君其務爲候土驗氣以寧死者毋務爲吉凶禍福以邀生者而孝

子慈孫有溺于吉凶之說其亦以余言解之而已矣

書唐醫冊

袁中道

予少時失意好遊南走吳越北走九邊以少洩其雄心而所之必挾一醫以俱唐生其一也唐生江右人以醫遊楚公安出則隨予遊歸則隱里中從兩叔飲予罷遊多里居常語兩叔唐生從遊有大快事三中郎與予入都取道宛洛天日清和皆舍輿而騎先入傳舍而令唐生代居輿中未至城十餘里郵吏拜迎唐生錯愕不知所為鼓吹大沸呵殿聲甚厲蜂擁而入傳唐生下輿殊有驕色此其一快事也梅客生開

府雲中予往客置酒桑乾河大合樂是日材官悉裝  
甲光耀日行酒者皆萬戶而唐生與席醉後走馬平  
原偏裨圍繞一簇如紅雲客生與予馬上飛鳴鏑箭  
如叫鳴而唐生亦以一騎隨其後此其二快事也寓  
都門有新安賈人治酒教坊予以他事不終席而賈  
人已先予金留唐生代飲畫閣朱欄綠窗繡榻皆綈  
錦香清一室入暮兩小鬟供事爲除冠服幘已敝內  
着木縣大布襦行膝如梯小鬟皆匿笑唐生亦自笑  
不止夫此地非冶俠不到而唐生亦得闖入若樵夫

之遇毛女漁郎之見仙媛此其三快事也諸叔聞予  
言皆大笑每酒間輒以謔唐生唐生亦甚自得予後  
游念生已老不復俱丁未予自漁陽歸入村中稠人  
中不見唐生以問兩叔曰唐生逝矣訊其鄉之族人  
則曰來時已斷水漿累日今逝去或數月矣予泣曰  
傷哉唐生頻年從予奔走冀予取一第沾升斗之潤  
而今竟已矣後當爲撫其遺孤不令凍餒又三年辛  
亥再入村舟泊輞湖岸天微雨晝色慘淡釜鬣鱗鱗  
見一人持蓋入予舟視之則唐生也予大駭曰此必



鬼也。豈故人之魂聞予至而來有所托耶。抑所謂三尸者假人面貌來播弄予耶。私念鬼畏唾其面。唐生日公少好調弄人。今老大尚爾耶。予曰子殆非昔日同游唐生也。余前年至此。問兩叔及子族人。皆曰逝久矣。此非鬼而何。唐生日信乎其逝矣。然予幾逝而復生者也。正相持辨論。而兩叔來舟中。大笑道其再生事。予之疑始釋。復以酒酒之。改故衣贈之。出囊中金爲市中棺。時唐生將歸吳。帽中取伯修中郎所書詩文一冊。兩溜煙痕堆積。幾不可辨。且云與公相與

最久。都不得一字。每乞則曰徐之。再徐之。唐生入土矣。予曰徐之子壽未也。子醫術按古方。雖未必活人。決不殺人是宜壽。家雖貧而胸中灑然無一事。神明酣適是宜壽。凡物類如猿如鶴皆數千百年。子瘦骨稜稜。圓目銳喙。通身皆毛。大類猴也。是亦宜壽。予今且隱里中。築湖上草堂。子明歲必來。當爲子作生傳。唐生日老人風燈也。姑爲一言。使後世知有唐生足矣。予遂援筆次其語以付之。而并訂來年聚首之約。其中多謔笑之語。大都車過三步腸痛勿怪意也。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二終

... 其... 之... 其... 之... 其... 之... 其... 之...



